



黎東方 著
大林文庫93

細說文史

細說文史

黎東方著 · 大林文庫 93

細說文史

黎東方著：大林文庫93

出版 / 印刷 / 發行：大林出版社

台北市杭州南路1段143巷48號

郵政劃撥：19235 電話：3410275

再 版：中華民國68年7月20日

版權所有・不許翻印

行政院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0030號

目 錄

中國文化之歷史的分析

聊盡我心

關於「平凡的我」

附錄：「平凡的我」定稿

「平凡的我」之又一章

中國代表團之全部真像

中國歷史上的民主傳統

語堂先生給我們帶來了春天

一 三
二 三
三 九
四 九
五 九
六 九
七 九
八 九
九 九
一〇 九
一一 九

目
錄

時間之相對性與絕對性	一九
科學的學庸	二三
中華文化的三階段	二三
海外游記選序	一五
今日星馬	一五
寮國歷史略談	一四
高棉歷史略談	一四
越南歷史略談	一四
雖不重演，却非偶然	一五

中國文化之歷史的分析

中國文化是什麼？是中國人的生活方式。中國人在史前時代的生活方式，與兩漢時代的不同，與現在的更不同。因此我們不能說，中國文化是自古以來一成不變的。現在，我們要復興中國文化，決不要恢復史前時代的中國文化，也不是要恢復兩漢時代的中國文化，或任何一個特定時代的中國文化；而是要把握過去若干時代我們祖先的經驗的精華，加上西洋各國以及日本、印度等國的文化之中的值得採取之處，配合當前與未來的需要，綜合起來，發揚光大。這樣，才是名符其實的復興中國文化。

因此，我們不應該復古，應該考古、評古。考，是求真。單是考，不夠。要評，評出一個好與壞來。好的，留下；壞的，不要。那些是壞的呢？一夫多妻、裹小腳、抽鴉片等等，那些是好

的呢？做兒子孝順父母，當學生尊敬師長，交朋友守信信用等等，很多很多。

「中國文化之歷史的分析」，既非考古，亦非評古，而是就個人淺見所及，分析中國文化在歷史中如何形成，如何變化，如何達到今日所有的形態與實質；藉供讀者以及有志於復興中國文化人士的參考。

文化這個名詞，在中國古代典籍上似乎是與「德治」二字意義相同。「文」是文德，不是武力，更不是暴力。「化」是化行一方，化行天下。最成功的文化大師，是周公。周公的父親是周文王。文王把周國化得叫外國人見了，便不好意思再打官司。周公制禮作樂，化行天下。

文化成爲英文 Culture 的翻譯，是鴉片戰爭以後，西風東漸的結果。英文除了 Culture 以外，還有一個名詞 Civilization，譯成「文明」，也有人把 Civilization 與 Culture 混爲一談，均譯成「文化」。嚴格說來，就有了文字以後的西洋歷史而論，文化 (Culture) 是精神方面的，文明 (Civilization) 是物質方面的。我們却又把文明 (Civilization) 分爲兩種，稱之爲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。其實，在西洋人看來，有了文字以後的精神文明就是文化。

不過，西洋人也未必對。他們把有史以前，亦即有文字以前的人類發展情形，稱爲舊石器文化 (Paleolithic culture)、新石器文化 (Neolithic culture) 等等。那時候，精神方面的發展決不如物質方面的顯著。我們把史前史後的人類生活，一概籠而統之稱爲文化，不對物質精

神作分別觀，倒也簡單方便。遇到必要的時候，我們也可以拿「文明」作爲「文化」的代用詞，一副爲二，強調精神文明的重要，或物質文明的重要。

我們中國在史前時代，便已有過值得自豪的文明或文化。我們的老祖宗「北京人」，在四、五十萬年以前已經懂得用火。那時候，歐、美兩洲沒有人，只有野獸。非洲有介乎猿猴與人之間的猿人，却不懂得用火。有些考古家說，北京人並非我們的祖先。我說，他確是我們的祖先。我們的上面兩個門牙，和北京人的上面兩個門牙同爲簸箕型。在北京人以後，山頂洞人以前，我們又有過一萬代左右的祖先，他們留下了許許多多的舊石器，例如手斧、括刀、槌子等等，製作得不比歐洲西部人的舊石器差，而比他們早，比他們古。到了新石器時代，我們有玉，他們沒有；我們的彩陶比他們的漂亮。近東要到了銅石並用時代，才產生一些似乎比我們的彩陶更加漂亮的彩陶。我們的黑陶，又黑又亮，薄得像蛋殼子一樣。他們也有，沒有我們的多。我們的灰陶，有素的，也有拍上花紋的，叫做拍紋陶。拍紋陶上的紋、圖案，很豐富。

堯舜與夏朝，是屬新石器時代，還是屬於有史以後的青銅器時代？這個問題，今天的考古家還不會能够答復。就青銅器而論，我們的是世界第一。質量好，圖案精，體積大。質量好，由於把紅銅與錫配合得當。圖案精，由於發明了「熔蠟法」(Cire Perdue)。體積大，由於爐子大，火力強，可能又由於煙囪高，風箱够勁。

商朝不僅有美麗大方的青銅器，又有整齊美觀的甲骨文字。龜甲獸骨上的甲骨文字如此整齊，不像是剛剛創行了兩三百年的文字。由此推論，夏朝不可能沒有，大禹也不可能僅僅是神話中的一個神，或傳說中的半神半人的英雄。自然，夏朝究竟怎樣，仍有待於地下發掘。

商朝的一篇文獻，盤庚，最值得寶貴。它告訴我們，盤庚之時的商朝政府，機構相當完備，盤庚之時的商國，不是一個小國家。盤庚的盤字，是寫錯的，應該是般字，意思是搬家的搬字。搬字的挑手旁，是很晚以後，也許是漢朝以後才被加上去的。正如蝴蝶的蝴字，以前也沒有蟲旁。（請不要誤會，我並不是說，商朝的文獻上已有「胡蝶」二字。）般庚，是一位搬家的國王，本名叫做庚，後世稱他為般庚，以別於大庚，祖庚等等。

商朝又有六十天的干支週，與具有十三月亦即閏月的曆法。西洋到今天還沒有六十天的干支週，也沒有兼顧到月亮圓不圓的太陽曆。有人稱商朝以來的中國曆法為陰曆很錯。中國曆法是陰陽兼顧的合曆，而且從商朝以來不斷在改進，改進到清朝康熙年間，差不多已經十分準確。

周朝初年的青銅器，比商朝的更好。周朝中葉的反而退步，末年的却又好了起來，但作風大不相同。這個在青銅器方面的變化，反映了整個周朝的政治與一般文化。西周，真是郁郁乎文哉，領域雖然限於渭河與黃河中游下游，但是有制度，有禮樂，有太平。是的，在制度上是封建！封建沒有什麼不好，就它的時代效用而論，拿封建比封建，古埃及的封建與中古西歐德、

法、英、意四國的封建，都比我們中國西周的封建差得遠。西周用封建的方法，把文化的根苗遍栽於當時中國的四面八方的據點。

封建在春秋時期蛻變，產生了五霸、三桓，也產生了孔子。孔子本人讚美堯舜，擁護湯武，嚮往周公，稱許管仲，着眼於大同，而下手於小康；想第一步剷除魯國境內三桓的小割據，第二步剷除中國境內晉、楚、齊、秦等等大割據。他剷除三桓的小割據，不成；周游列國，也找不到一個肯讓他當伊尹周公的湯武；於是，回到故鄉，透過教育，把希望寄託在下一代，與下一代以後的後世。他「有教無類」，是世界歷史上第一位以教育公諸平民的大革命家。他不僅是封建蛻變中的驕子，也是加速這蛻變，使得蛻變終於完成的人。他所教的是什麼呢？以倫理為基礎，以平民政治為形式，以先庶後富，先富後教為步驟，以「有恥且格」為目的的一套政治哲學。他不僅教禮樂，也教書數，也教射御。

曾子、子思、孟子，是把孔子學說發揚光大的三個人。他們的大學、中庸，孟子分別發揮了誠正修齊治平之道，以及民為貴，君為輕的平民主義的革命思想。他們三人固然是孔子的一傳、再傳、三傳的弟子，固然都是以孔子的教訓為出發點，却也每人加進了不少自己的心得，反映了自己的時代背景。嚴格說來，曾子或子思或孟子的思想不完全是孔子的思想。正因為如此，儒家哲學的內容才更豐富。

進一步說，倘若中國文化的哲學部份，僅有儒家一家，日子久了，也免不了顯得單調，而逐漸衰朽。有了戰國時期道家、法家、墨家、陰陽家、與魏晉以後的佛家，對儒家批評、攻擊、補充，這才充實了中國文化的哲學部份。儒家經過了這些考驗而終於勝利，顯現了它的真正價值。

中國人到了兩漢，差不多都接受了儒家的思想，至少是在倫理方面，這並非偶然。然而兩漢時代的普通的中國人，作了儒家，也未嘗絕對捨棄了其他各家的可以受用之處。所謂可以受用之處，因人而異，因時而異。就一個政治家來說，他可以外儒內法，就一個教育家來說，他可以外儒內道，或是儒道合一。一個學者，像董仲舒，被人認為是公羊派的大儒，却在「春秋繁露」之中表現出十足陰陽家的、甚至巫師的風格。公孫弘是不是純粹的儒家，更成問題。反過來說，制律的張蒼，也不能算是法家。到了東漢，馬融，鄭玄該算是以訓詁儒家經典為專業的醇儒了，然而不是在思想上也是百分之百的儒家呢？倒是那無所不談，無所不敢談的王充，頗有孟子型儒家的氣質。

兩漢知名之士的表現，可謂五光十色，而誰也脫不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思想。一般的老百姓，誰也不反對孝，誰也不反對仁義。這就夠了，這就使得中國文化在兩漢有了定型。思想而外，兩漢的政治機構、經濟活動、社會形態、文學體裁，甚至所謂正史的體裁，建築、雕刻、以及圖畫的作風等等，都達到了成熟的階段而繼續存在於兩漢結束以後，直至五四新文化運動之

時。當然，這些都只是就大體而言。

換句話說，中國人的生活的方式，自從兩漢以來，有兩千多年，除了受佛教思想的滲透以外，沒有多大的變動。西洋人之中的膚淺觀察家，自此便說中國文化根本是不求進步，不能進步的文化。在中國也有若干人以爲中國文化與進步互不相容，要中國文化便不能有進步，要進步便必須拋棄中國文化，至少打倒中國文化之中的主要部份孔家店。他們說，文化無所謂國別，只有程度上的不同。中國文化是古代的文化，或封建的文化；西洋文化是現代的，全世界各地早晚都該接受的文化的。

他們忽視了一個重要問題：爲什麼兩漢的中國文化定型能够延長到民國初年？有一種什麼力量阻擋時間之潮，不讓它被時間侵蝕、摧毀？中國人對於儒家思想爲基礎的文化，爲什麼比對任何一個長則兩三百年，短則三五年的朝代，更加忠心？是不是這個文化有深合於中國人的內心要求之處，有深合於任何一國的人，任何一個種族的份子的內心要求之處？簡單言之。這個文化是不是根本合於人類的天性？

他們更應該作深一層的研究，研究中國文化自從兩漢以來是否毫無進步，或進步得不及西洋文化多。論思想，它吸收來自印度、健陀羅與西藏的佛教，而且創造了自己的天臺宗、禪宗；它把儒家的心與性的概念，擴充爲宋明程朱與陸王兩大派的理學，而且也加進了太極圖與皇極經世

等等未可小視的種種理論。俗不可耐的看相算命之書，以及推背圖、燒餅歌之類的預言，俗誠然俗，比起兩漢的讖緯怎麼樣？論文學，六朝的賦是不是比漢賦好？唐朝的詩、宋朝的詞、元朝的曲、明朝的傳奇、清朝的小說、清末民初的平劇，漢朝有沒有？論史學，唐宋的幾部通史：通典、通鑑、通考、通志，以及其後從這幾部通史發展出來的續通典、續通鑑等等，若干部紀事本末，是不是也比得上正史體的史記、漢書？金石文字的研究，書籍真偽的考訂，文集與詩文集的印行，地方志之相當普遍。這些，都是兩漢以後，五四運動以前，史學確有長足進步的證據。論藝術，在建築方面，西漢的未些宮儘管很好，唐朝的大明宮未必不如，而明朝在北平的故宮的確更好。在雕刻方面，北魏的雲岡佛像、唐太宗昭陵的六駿以及明朝十三陵的翁仲，總該比得過東漢武梁祠的浮彫罷！在圖畫方面，漢光武的二十八將之像，究竟比唐朝圖案所畫的帝后之像如何，難以猜測，然而兩漢的確不曾有過一個畫家，比得上李思訓、王維、巨然、夏珪、馬遠、倪瓚、唐寅、八大山人、石僑這些人。論音樂，兩漢如何，也難考，至少也不曾有雜劇、溫州戲、崑曲、梆子、平劇。

全盤西化論者，每每說科學在中國不能生根。爲什麼科學不能在中國生根，他們不肯明講。其實，他們認定中國文化猶如雜草，把土壤中的養料都消耗了，因此而種子栽下去生不了根。他們把科學看成爲只有西洋才有，不知道中國從很古的時候起，早就有了科學，不僅生了根，而且

長成了大樹，發展成樹林。科學之中最基本的一種是數字。我們中國的數學相當發達。十八世紀以前的世界各國，在數學方面趕得上我們的很少。天文學與數學有密切的關係。十八世紀以前的各國，在天文學方面趕得上我們的也不多。談到物理學，在牛頓出世的一年，中國明朝的方以智，出版了他的物理小識。談到化學，我們在十八世紀以前也不比別人差。錦的提煉，比誰都早。硫黃與銻砂、水銀，更是葛洪以來煉丹家朝夕把玩的東西。在工程方面，萬里長城不是不懂工程的人所造得出來的。馬鈞的水車，也許是學自中央亞細亞，然而毫無科學頭腦的人即使學也學不會。指南車，據李書華先生研究，和指南針沒有關係；正因為與指南針沒有關係，在機械發明的歷史上它的地位更高。指南針在未與羅盤發生關係以前，便已被中國人製成小木魚放在一碗水裏作爲航海的工具。火藥，可能在漢朝已有，但無論如何至遲在唐朝已有。醫學進步到了像華陀所用的麻醉劑，也不簡單。「本草綱目」把藥用植物分門別類加以個別描寫與分析，也不能算是科學上的一個里程碑。由此看來，科學在中國確是已經生了根，發明地震儀的張衡，與著有傷寒論的張仲景，可以被稱爲兩漢科學家的代表。兩漢以後，中國不斷地有堪比於而且超過了張衡及張仲景的科學家。

十八世紀以來，中國文化在科學方面落後，在行政管理與司法程序上也落後，然而在倫理思想上不曾落後，在文學、史學與藝術上不曾落後。

中國文化早就有了基礎。問題不在於基礎，何況基礎並不壞。換它，不必要，也不可能。想從西洋搬一個來，搬不來；即使搬來了，也放不進去；除非把已有文化連根拔去，徹底搗毀。文化，非一座房屋可比。改建一座房屋，屋內的人可以遷出。倘若要把中國文化徹底搗毀，另換基礎，重新建造，那末，在改建文化的期間我們中國人搬到那兒去？

鴉片戰爭給了若干中國人以刺激，於是產生以張之洞爲發言人的「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」的建議。這建議的本身並不太錯。五四運動前後的人，說體用不可分開，要接受西學的用，就必須連體也接受。這話句也不太錯。錯的是：走向極端，說文化是整個的；要接受，便得接受全部。於是出現了「全盤西化論」。首先主張這「全盤西化論」的不是胡適，胡適並不贊成全盤西化論。而是陳序經。陳序經在嶺南大學教書，在大陸淪陷時投了匪。

陳序經和他的同調之士，從來不曾對西洋文化作過一次歷史的分析。他們未嘗不知道，西洋文化今古不同；只是爲了偷懶及行文方便，以所謂「現代的西洋文化」作爲概括的西洋文化的統稱，於是民主與科學便成爲他們的西洋文化的兩大內容。他們忽略了基督教教義在西洋文化中的重要，也忽略了文藝復興以來個人主義的思潮。他們最大的錯誤，是把英、美、法、德這許多極不相同的文化混爲一談，而統稱爲西洋文化，要我們全部接受。試問我們怎麼能够在接受全部英美式的西洋文化之時，同時又接受法德式的西洋文化？

而且，歐美各國的西洋文化，現今仍在變動之中，並未停滯在一九一九年不再變動以便我們全文照抄。所以，不僅全盤西化不可能，連全盤英美化，全盤法德化也不可能。

中國人在歷史上一向是樂於接受別人的文化的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，是一個例子。張騫把葡萄與苜蓿從帕米爾以西帶回來，是另一個例子。此外，胡瓜、胡豆、胡牀、胡琴、胡椒，都是外國東西。花生、番茄、洋山芋，也都是外國東西，吃的用的以外，唱的也不少。學自外國。例如，詞中的菩薩蠻。宗教，更是來者不拒。我們中國人愛新鮮，只要是外來的，什麼宗教都肯信：佛教、景教、牟尼教、回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，只有猶太教在表面上是例外。最近，臺北新生南路又出現了一座巴哈伊教的大教堂。

我們沒有理由拒絕吸收西洋的各種文化，也不可能拒絕。在唐朝，我們已經讓景教進來。局部的西化，可說是在那個時候已經開始。鴉片戰爭以後，局部的西化加速加強。五四運動以後，更速更強。今日，在臺灣，最速最強。現在有很多人都西裝革履，我也是如此。這便是中國人不反對局部西化的極好證明。然而在我們之間，沒有一人像錢玄同一樣，主張由政府下命令，禁止中國人說中國話，禁止中國人寫中國字，看中國書，要所有的中國人改說英語，只寫英文，只讀英文書。這也證明了中國文化畢竟是中國人的文化。中國人有自己的一套，雖則喜歡新鮮，喜歡方便，却也不肯忘本，不肯連祖宗都不要，不肯拋棄深合人性的儒家倫理，也不願意妄自菲

薄，說我們自己是根本不配民主，不够資格研究科學的民族。中國文化的歷史告訴我們，我們有以仁愛爲中心的倫理，以平民爲主人的政治哲學，我們有生了根，長成了樹，發展成了樹林的科學。我們對西洋各國的文化，正如對日本、印度等國的文化，只須、也只能夠，取它之長，補我之短。

總之，中國文化從歷史上來分析，是一種不斷在進步的文化，因此，也是具有光明前途的文化。

——「中央」月刊（第一卷第六期）